

●张德芳 钟昌式

近代图书馆的终结和现代图书馆的崛起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and under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digitalisation revolution, traditional libraries are now changing into modern libraries, between which there ar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2 refs. 1 tab.

KEY WORDS Modern Libraries. Traditional Libraries. Characteristics.

CLASS NUMBER G250

社会上任何一种事物,从辩证法角度来看,总处在一种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中,而当这种事物在终结以后,又会以一种新的形态,开始新一轮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过程,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也使该事物更适应人们所需,更适合人们利用。

图书馆这种社会事物自然也不例外。古代的图书馆我们称为藏书楼,它一开始是一种档案性质的社会事物,从它的产生、发展和终结过程来看,就是如此。而当作为古代图书馆的藏书楼终结后,近代图书馆出现了,开始了这一事物新一轮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过程。当然,任何事物的新一轮发生、发展和终结过程都必然包含着前一轮已终结事物的某些特质,否则,就不能称作是该事物的新一轮继承者。近代图书馆是否将终结呢?下一轮、更新一轮的继承者将是谁呢?这要看近代图书馆能否胜任现代社会赋予它的使命,它适不适合现代人们的需要,它能否有效地为人们所利用。

1 近代图书馆的终结

近代图书馆这一社会事物,它存在的历

史毫无疑问要比它的前一轮藏书楼(图书馆)短得多。古代图书馆——藏书楼从发生、发展到终结(终结是就总体而言,个别的藏书楼如浙江宁波的天一阁,仍然完好保留着),有近3000年历史,而近代图书馆,从出现到现在也仅仅300多年,怎么能说近代图书馆就要终结了呢?当然,这应当从两方面即这一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变化来说起,但首先我们应当统一一种基本认识。

某一事物的本质是指该事物具有的性质和特点。这一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发生根本变化后,它就同原来事物不相同了。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旧事物就终结,新事物就出现了。事物的性质、特点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我们通常说的内容和形式,亦即名和实两个方面。

近代图书馆的内容和形式,也就是性质和特点发生变化是没有疑问的,不仅发生了大的变化、根本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加速进行,已使近代图书馆的名和实迅速改变。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认定近代图书馆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结阶段。

古代图书馆尽管也为人们所利用,但主要是为了保存社会生产的文献。由于档案性

质的决定性作用,它的特点是对收集来的文献进行版本鉴定考证、文字校勘和整理编目,加以保管保护,实现文献保存的档案目标。近代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教育性质的社会事物,尽管它也有责任保存和保护好社会生产的文献,但主要是为了传播知识,实现社会教育的宗旨。它的特点是采用选择、收集、保存和利用文献的方式,尽力发挥所藏文献为读者服务、实现社会教育的目标。而下一轮图书馆,

我们可称之为现代图书馆,则是一种信息产业性质的社会事物,它的特点是由信息产业性质决定的,即不是以收集、整理、保存、利用文献为主要方式,而是以对文献的内容,即知识和信息进行“超媒体”或“超文本”^[1]的重组活动和通过网络获取远距离知识和信息,实现信息产业的社会目标。为了更清楚说明三代图书馆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及变革形态,我们可以用表的形式加以比较(见表1)。

表1 三代图书馆的性质和特点比较

项 目	古代图书馆	近代图书	现代图书馆
社会背景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性 质	档 案	社会教育	信息产业
特 点	保藏文献	传播文献	重组信息
馆藏特色	图谱和书籍	一切文字出版物	各种信息载体
整理工作	保护、编目	科学整序	集散信息
为读者服务	次 要	主 要	提供精品
社会功能	保存文化遗产	利用知识成果	传递信息
工作手段	手 工	手工,机械	计算机
劳动性质	学术型	学术、工艺型	学术型
效 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经济效益
年 代	公元前1500—公元1600	公元1600—2000	公元2000—
图书馆建筑	书库为主	阅览楼、书库、办公楼	办公楼为主
图书馆设备	书 架	阅览桌椅、书架	计算机
工作人员	学者型	学者、一般文化劳动者	学者、经营者

从表1中,我们不仅看到近代图书馆与古代图书馆藏书楼的差异,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现代图书馆同近代图书馆的差异,从而判定近代图书馆面临终结的大趋势和现代图书馆,即新一轮近代图书馆如同躁动在母腹中的胎儿,即将出世的现实。这种推断、认定当然不是毫无依据的:国外关于电子图书馆的提法不是早就为我国图书馆界熟知了吗?

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事物的变化在数量上达到一定阶段就会起质的变化。旧的事物终结,新的事物出现,这是辩证法的胜利。我们不要为近代图书馆的终结惋惜,而要尽力促使其尽快终结,迎接现代图书馆,即新一轮近代图书馆的诞生。因为新的,下一轮近代图书馆即现代图书馆不仅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能有效地供现代人们利

用,而且会把近代图书馆的功能和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正如近代图书馆取代古代图书馆并没有使古代图书馆的功能和优良传统丧失一样。

2 近代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的特点

现代图书的崛起和近代图书馆的衰落,这从两代图书馆的特点可以看得很清楚。

近代图书馆是以选择、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文献,进行社会教育为特点的。这里所谓的文献主要是指印刷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图书馆也开始选择、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音像型文献了,但这只是数量型的变化。因为音像型文献毕竟只占近代图书馆文献的少数或极少数,印刷型文献始终是近

代图书馆收藏、整理、传播的主体。近代图书馆在选择、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印刷型文献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科学工作方式,运作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

自从数字信息革命这种高新科技问世和发展以来,很明显地,近代图书馆一切原有的运作模式都失效或即将失效。

例如:在图书馆建筑方面,适合近代图书馆运作方式并行之有效达几百年之久的三大块模式(整个图书馆建筑由阅览楼、书库、办公楼三部分组成),由于数字信息革命中的数字压缩技术发展,就变得十分可笑了。现在一张 VCD 只读光盘或 DVD 只读光盘可以录入 3 年至 12 年《人民日报》全部内容,新的知识信息载体比印刷品缩小 1000 倍到 4000 倍。那么,原来需要的 10000M² 书库,只需要 10M² 或 2.5M² 就行了。再将书库当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这种必要吗?图书馆阅览楼是供读者查找文献信息、借还文献、阅览文献、宣传文献使用的。由于信息传输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读者可以在家里、办公室里很方便地查找文献信息,直接获得所需文献。在这种情况下,再将阅览大楼作为图书馆建筑主体,不是很滑稽吗?

再如:在图书馆文献收集方面,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刷型文献和电子型文献将会共同发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近代图书馆的文献收集工作方法只适合印刷型文献,因为一册一册的印刷型文献有直观性,可以看到封面、书名页上的记载,甚至可以简略地看到内容,而且由于对象是一个一个的品种,就可以择优选择。而电子型文献就不一样了,有的不仅看不到外形,更看不到其内容(通过演示去选择,要花很长时间);尤为困难的是一张只读光盘录入的文献有几百种甚至上千种,如果你只需要收集其中的部分品种,该如何办呢?这应当算是近代图书馆文献收集工作的一个新问题吧!

电子型文献,由于贮存的信息、知识丰

富,可以长久保存,相对来说将比印刷型文献价格低廉,无疑地将会得到很大发展,也必然会成为图书馆收藏的一个重点。从收集这种文献方面的困难可以看出,它是近代图书馆原有的工作模式无法解决的。

又如:由于电子型文献会逐步成为图书馆入藏文献的主体,如何对这种文献整理也成为一个大问题、新问题。首先,这种类型文献是不需要进行分类排架的,也不能和无法进行分类排架。但要不要对其录入的文献进行分类标引呢?如何进行分类标引呢?一张只读光盘录入了几百种甚至上千种文献,当然,其内容就可能不是属于一个学科或一个类目,我们如何对每种文献进行分类呢?如果采用将光盘中录入的文献按种类分,即用传统的分析分类方法处理,每种文献的分类如何显示呢?除分类外还有编目。尽管每张电子型文献都会有自己录入文献的目录,但图书馆如何编制所藏电子型文献中录入文献的总目录呢?近代图书馆原来采用的卡片式总目录编制方式可能是完全不行的,运用电子计算机录入所有电子出版物所录文献目录,以构成图书馆机读总目录,行不行呢?

在图书馆文献的利用方面,现代图书馆与近代图书馆的运作模式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图书馆收集、整理文献,目的是为了利用。对于印刷型文献来说,近代图书馆已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运作模式,读者可以看,可以借,可以复印,可以咨询内容(工具书利用)。现在,图书馆入藏了电子型文献,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入藏量越来越多,成为主体,它当然不能像近代图书馆那样提供阅览、外借,甚至也不能提供复制、咨询内容的服务。如何使这种电子型文献为读者服务呢?这又需要创造一种新的运作模式。

图书馆所藏电子型文献的有效利用,目前可以概括成两个方面:一是向读者提供电子型文献录入文献中的某一种或几种文献、某一部分或几部分内容;一是向读者提供馆

藏(甚至是整个图书馆界所藏)电子文献录入内容中某一专题资料。就图书馆而言,其运作模式就完全不同于近代图书馆为读者提供文献服务的方式了。

无论是提供电子文献中录入的某一种文献或是某一部分内容,或是提供馆藏(甚至整个图书馆界所藏)电子文献中某一专题资料,图书馆支付的费用都比近代图书馆大得多。这种费用是由图书馆负担呢?还是由使用者(读者)负担呢?如果需要使用者负担,它与近代图书馆的无偿服务就全然不同,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了。

综上所述,就图书馆的几个主要方面而言,近代图书馆与现代图书是具有完全不同特点的两代图书馆,这不正说明随着高新技术发展,在数字信息革命的强有力冲击下,近代图书馆的终结和现代图书馆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一天天向我们逼近吗?

3 现代图书馆与近代图书馆在性质上的明显差异

近代图书馆出现在工业化社会初期,绝不是偶然的。因为那时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很迫切,而当时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近代图书馆就应运而生了。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设施,可以对读者进行文化、科学技术和工艺方面的教育,社会投资少而效益大,一出现就受到社会重视,从而获得蓬勃发展。现代图书馆则不同:它是适应社会信息集散需要,在近代图书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信息社会的一种社会装置。信息社会中,信息是一个大的产业,这种产业,有投入,有直接回报,从事这一产业者趋之若鹜。尽管图书馆是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近代图书馆是公益性社会教育设施,不讲求直接产出,在转型到现代图书馆期,缺乏观念上改变的准备,而信息社会诸信息产业部门竞争激烈,图书馆现代化就不会受到如近代图书馆刚出

现时那样的高度重视。现代图书馆要通过自身的活动以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需要在竞争中体现自身的价值,才有可能获得发展。

在这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两代图书馆性质上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事业性和产业性问题,工作粗放型和精细型问题,服务被动型与主动型问题,效益的潜在型和显现型问题等。这里着重谈信息社会中图书馆作用的定位问题。

信息社会中信息产业,可以看成三大部分,即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用户。图书馆界近几年注视着信息高速公路问题,并且热烈地讨论信息高速公路与图书馆的关系。我们一直不明白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从字面上讲,信息高速公路只是一种信息通道,除利用外与图书馆是风马牛没有什么关系的。真正有关系的是信息源与信息用户。

我们先从市场导向说起,先看看信息用户,因为满足信息用户要求亦即满足读者要求是信息产业包括图书馆的活动出发点和归宿。现代信息用户和传统的读者不同,它有两个方面,即信息接收装置和使用这些装置的人。前者与图书馆也没有什么关系,是接收装置的研究、设计者和生产企业。因为那是一种硬件、一种工具。真正与图书馆有关系的是使用接收装置的人即读者。信息社会的读者与工业社会的读者,其需求不相同:后者需要提供的是文献,前者需要的是提供系统化信息和知识。这种不同会影响图书馆的文献选择、收集、整理、加工、服务、咨询诸多方面。这是现代图书馆必须重视、认真调查、深入研究,并且不断地实践、总结、探讨的课题,因为近代图书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从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的实践和电子出版物出现的新情况,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差异。现代读者亦即信息用户对图书馆已出现与提供出版单元不同的要求,如提供系统化信息或知识方面内容、课题查新、成果查新、专题资料等。这和近代图书馆的参考咨

询,性质上虽然是一致的,但就广度和深度来说,已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我们再来看与图书馆密切相关的信息源问题。信息源是一个总的概念,它包含着三大部分:(1)信息提供者现阶段指的就是知识产权拥有者,如科研工作者、技术工作者、创作人员等;(2)信息生产者,现阶段大致为出版者、音像生产部门;(3)信息收集、整理者。在这三大部分中,图书馆只是信息收集、整理者之一。但就全社会来说,就信息产业来说,图书馆虽然只是信息源三大部分之一,却是十分重要的,是不能缺少的。

信息产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仅有信息用户和接受信息的设备而没有信息源,正如有顾客而没有商品那样,构不成一个系统;仅有信息高速公路那种信息通道,而没有信息产品流通,信息高速公路就派不上用场;当然,仅有信息源而没有信息用户、或者有信息源、信息用户而没有信息通道,也不能形成信息产业。信息源,信息通道,信息用户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各有各的作用和价值,不能畸轻畸重。同样的,对信息源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也应当做如是观。

我国当前信息产业的建设和发展中,我们认为信息源的建设,从重视的程度与投入的力量来看,是滞后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而在信息源的建设和发展中,信息接收与整理部分又是严重滞后于信息提供与生产两大部门的。

近年来我们不断看到不少有识之士谈信息流通中的问题。有的文章说:社会上有许多信息、知识积压,因无人使用而形成浪费;有的文章说:人们需要许多信息、知识,但不知道去那里查找,也无法查找;还有文章说到信息污染问题,这实质上就是信息收集和整理工作问题,也是信息收集整理工作在信息产业中价值之所在。可以预测,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成熟,信息接收和整理工作这一信息产业的重要环节,将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价

值。

其一,就整个社会来说,信息提供者和信息生产者提供和生产的信息产品永远处在无序的状态之中,同一种信息产品可以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分别提供和生产出来。例如我国80年代就有60%的研究开发项目是在重复他人劳动。就是说我国大部分研究开发是在提供和生产相同的信息。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全面收集、整理信息的部门,不仅会使大量物质财富无益地消耗掉,而且会延缓信息产业的建设和发展。

其二,社会提供的、生产的大量信息如果收集后不加以整理,仍然无法消除重复提供和生产信息问题。整理工作不仅使相同的、相近似的相对集中,便于信息用户利用,而且使那些虚假的、伪劣的、过时的、重复的信息通过整理发现并剔除掉,解决社会信息污染问题。

其三,图书馆这一专门从事信息收集整理部门,由于是信息社会的一种必要装置,它的服务性、学术性、公正性久为社会所公认,它在信息收集、整理工作中,不图谋自身私利,不受地区、行业、集团利益左右,有较高的社会信誉。而社会缺乏这种公正设施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信息污染问题,也根本杜绝不了虚假、伪劣、过时信息对信息用户的误导。图书馆在信息产业中的价值是其他部门无法取代的。

从信息收集整理角度来看,图书馆就不是属于社会教育性质了,它是整个信息产业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现代图书馆与近代图书馆就是完全不同的图书馆了。现代图书馆是适应信息社会并服务于信息社会的一种新型图书馆,它的出现意味着近代图书馆时代的终结。

4 现代图书馆正向我们逼近

一个新时代开始,并不意味着旧时代的

一切均已消失,一个新事物出现,也不是说就不会有旧事物仍保留着。在现代图书馆出现以后,因为社会对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近代图书馆仍有需要,近代图书馆也仍然会保留和存在下去的。甚至可以说,古代图书馆和近代图书馆的两种功能,即保存文献的档案功能和提供文献服务的社会教育功能,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装置承担(如现代图书馆),古代图书馆和近代图书馆将长期地存在,但我们不应当忽略现代图书馆正向我们逼近的现实。

哲学家张世英最近在一篇文章说:“人们为什么老是盯着一点在场的东西,而不放眼注意一下周围不在场东西?为什么总要认为只存在着存在?而不存在着不存在?或者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句更有哲学高度的话来说:‘为什么有现实存在物而没有无?’”张世英教授说:“提这些不仅可以看作是哲学思考的开端,而且严格讲来,也可以看作是人脱离动物的开端。”^[2]

这段话值得我们图书馆界同仁特别是理论界同仁注意思考。我们确实应该不仅看到我们图书馆的现状,看到在场的东西,还需要看到不在场的东西。不仅要有现实存在的观念,而且要有“无”(不在场的东西不等于“无”,而“无”也不是真正字面上的“无”)的想法,何况新的现代图书馆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国外关于电子图书馆的议论、报导早已不是新闻),而我们如果仍然囿于近代图书馆的观念,想用近代图书馆的一套运作模式去解决现代图书馆的问题,必然会南辕北辙,碰得头破血流的。

我们都知道,计算机产业发展过程中,前些年涌现出一个开发了几近独占世界市场的DOS系统,后来又开发出誉满全球的Windows的微软公司。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向著名的IBM公司挑战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奥拉克尔公司,它的首脑埃利森公开声称,他要向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挑战,其措施或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命名为“亚历山大”的世界图书馆。埃利森说,他要使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有的图书、报纸、刊物、影像、视听资料存储在他的多媒体数据库中,提供人们利用。他的目标是通过这一图书馆改变人类知识积累和存储的方式,使这一设施成为全球的商业信息中心和学习中心。

一个企业家都能提出这种“不存在的东西”和“无”的问题,我们从事图书馆专业工作的人能不感到现代图书馆呼之欲出的逼近吗?能不去研究迎接它的对策吗?

参考文献

- 1 袁正光. 信息富裕时代来临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数字信息革命. 中国科技信息, 1995(1)
- 2 张世英. 超越在场的东西. 江海学刊, 1996(4)

张德芳 原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 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 成都,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邮编: 610017.

钟昌式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副秘书长. 通讯地址: 成都, 四川省文化厅. 邮编: 610015.

(来稿时间: 1997. 1. 27. 编发者: 刘喜申)

(上接第 89 页)

究综述.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96(5)

7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导言. 见: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103

8 李惠珍. 图书馆工作规律再探. 广东图书馆学刊, 1987(3)

9 李惠珍. 图书馆学及其研究对象.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980(2)

李惠珍 女,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 广州, 邮编 510631.

(来稿时间: 1997. 01. 13. 编发者: 刘喜申)